



瞳仁

隔

編者的話

《說文》：「隔，障也。」，即阻隔、阻礙的意思。相信經歷了三年疫情的我們，對「隔」一點也不陌生。

過去三年，疫情讓我們經歷有形的「隔」。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限聚令」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實質的行動令「隔」變得具體，緊緊環繞著我們。或是居家隔离，或是上網課，甚或在家工作，人人足不出戶，自顧自居於一隅。如此境況，這些行動與空間上的阻隔與我們有甚麼影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否產生隔膜？

現下疫情緩和，生活回復常態，「隔」是否消失無蹤？還是「隔」無形地存在於我們之中？於你而言，「隔」會是一道牆壁，使人際關係中產生隔離？還是「隔」會是一種保護，使自己舒適與外界交流？

希望以「隔」為主題發想，引起對「隔」的思考，共同探索「隔」的意蘊，以及其中的故事和情感。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瞳仁》編委會



目錄

編者的話

1

創意寫作——詩歌

隔	孫睿宏	5
隔	溫芷怡	7
隔	鄭慧儀	9
珍貴之可貴	劉瑾卓	10
離·籬	賴文龍	12
人生隔言	盧梓俊	14

創意寫作——小說及散文

天色漸晚	王子健	16
隔	周紫柔	20
隔	陳詩婷	25
心中的高牆	徐嫚瑩	29
隔	許琮少	31
講隔	曾宇慧	34
她	黃芯悅	39
隔仃	蔡浩明	44
隔離虛無	歐紫桐	48
隔	戴穆霖	50
兄妹	譚諾滔	54



專題文章

以現實主義分析〈母與女〉之倫理與病理 賴文龍 59



創意寫作

——詩歌

隔 | 孫睿宏

霧起了
左的一團喚醒右的一團
白蒙蒙的一片勾入了另一片裡
緩慢又漫漫地蠶食這片土地
連著凜冬蠶食成都的火熱

我小心地走在街上
模糊從遠方趕來近頭
我看不見遠處的高樓霓虹
也看不見眼前的高矮胖瘦
他們被拉進白茫茫的霧中
被隔在霧的對岸
實與虛的界線
變得模糊 變得灰白

我進了車站
門把霧隔在外頭
一張張長椅及各高矮胖瘦重新凝實在門的裡頭
呼出的熱氣在空氣中清晰地翻湧著
冷峻的一片寂與門外頭的狂怒是如此鮮明的對比
我高興著奪去色彩的霧紗的離去
但邁出熱切交談的步伐卻被霧重新隔絕

眼中的霧實切被隔在門的外頭
可他們低下的頭卻被虛幻的霧所迷著
心門被電子化的霧所掩埋
把他人隔在外頭
他們的眼中映著電子白霧的色彩
那樣的絢麗那麼的奪人
乃至奪魄
各式各樣的霧
虛的 實的
把我們都隔開
看不見 摸不透

我上了車
車窗外仍是白得厲害
轟隆的引擎看似開得飛快
卻怎麼著也擺脫不了紛飛在旁邊糾纏不清的霧
車被霧隔離出了世界
人 不外如是

隔 | 溫芷怡

就像我帶著耳機在此處
聽不見任何聲音

我和你之間有一道無形的牆

想縮短我和你的距離

要用鋸刀圍繞著你或我劃一圈
得到自由
我和你的距離
就近了

要把這頁紙撕下來再折一折
衝破框架
我和你的距離
就近了

要重新排版再打印
排列重塑
我和你的距離
就近了

你在這裡呼喊著我
被文字阻礙著
無形的牆有了形

但即使你已劃了撕了打印了
我和你的距離並無差別
我和你的距離永遠隔著這張紙

隔 | 鄭慧儀

你垂著頭 一語不發
全神貫注地凝視手中之物
彷彿外界一切皆與你隔絕
我低著頭 沉默不語

從你的老花眼鏡裡窺探出的刺目白色螢光
隱約夾帶著些紅色
不一會兒是綠色
後來更帶多種顏色

為何我就在你身前 你不與我多說幾句話
多看我的臉 擁我入懷
我站在你的墳塚前 哭訴道

是甚麼隔絕了你我
是你掌中那發光物體 不是
是死亡 不是
是冷漠 我不語 你不顧

珍貴之可貴 | 劉瑾卓

從前
我們隔著三十年的時間
你努力向我走來
我站在原地
冷眼看你

後來
我們又隔了長長的距離
你還是在向我走來
我背對著你
跑出很遠

直到
你停了下來
說
我的使命已經完成
我
轉過身來
眼裡滿是期待
我離開你

像

幼鳥落下懸崖

遊魚初次入海

已沒了

溫暖的鳥窩

安逸的淺溪

最近

我們相隔更遠

但好在

你仍站在原地

而我

可以奔向你嗎

月台之間的距離 埋藏著
塵封的往事 妳
站在遙遠的彼岸
隔開我們的是一面
並不存在的籬笆
跨不過去 始皇帝的長城

對岸的妳
讓耳機隱去我們的聲音
讓手機模糊我們的樣貌
妳低著頭喃喃自語
像是召喚離去的列車

過去邂逅未來
兩輛列車一來一往
我們登上從地球
開往宇宙盡頭的列車
在夢裡邂逅
最近的時候只有三十公分
然後是一百 三百 一千 直至
無限遠 / 無限近

而或許
再也不見
會是我們最後的默契
（謊言）

人生隔言 | 盧梓俊

隔天 再見吧
隔幾天 再說吧
隔了多少個春秋
路過多少次醉鄉
方知不應跟時間拔河
再隔 幾個月吧
我就像個稻草人
等待為我哭泣的烏鴉
奈何隔了不知多久
住入了白色間隔
說少了多少糊塗話
走少了多少阡陌路
才讓我在這裡倒數流沙
我等了一輩子
你就不能等一等我嗎



創意寫作

——小說及散文

天色漸晚 | 王子健

他坐在操場邊的長凳上，面向操場，靜靜地拿著小說。操場上的人三兩成群地走著，此時正值晚餐時間，但他的飯卡不翼而飛。「去找誰借一下吧。」他這麼想著，從腦海中卻無法找到任何一位熟人的名字。「已經這麼窘迫了嗎？」他苦笑著，打開了小說的扉頁——《一隻特立獨行的豬¹》。

雖說是晚餐時間，但操場上的人群依舊不減。一位前鋒一腳將足球送進球門，博得陣陣歡呼；體育生綁著沙袋呼哧呼哧地跑過，留下呼吸產生的白霧；跑道上的學生成群結隊談笑風生，時不時傳來豪邁或銀鈴般的笑聲。他努力盯著書本，眼球卻不自主地朝操場望去。

他嘆口氣，緩緩站起身，拍了拍身上並不存在的灰塵，又緩緩坐下，彷彿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一般，合上了書本。夕陽斜斜地照在宿舍樓上，同時也不忘將天空染上紅霞。冬日的暖陽總是讓人異常愜意，那一刻，他感覺自己彷彿遊離於世界之外。他享受著這種飄渺的感覺，雖然在學校中他也是「透明」的，但他已經不在乎了。

「操場上戲耍的人們是注意不到這種美景的。」他這麼安慰自己。不經意間，他又打開了小說。這次他看清了作

者——王小波。他腦海中浮現了一張其貌不揚的臉，以及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的思緒逐漸沉浸在書中，卻又被饑餓感喚醒。

「咕嚕嚕」他的胃發出了不滿的抗議，可是他身無分文。他所有的錢都充進了飯卡，飯卡卻不知遺失在何處。「總不能隨便拉一個人借錢吧。」他喝了口水，試圖緩解那可憎的饑餓感。

不知為何，他想起他髮小因車禍逝去的那天，他竟流不出一滴眼淚。原來在極度悲傷之下人是哭不出來的，他在那時徹底相信這句話的道理。他想起他在髮小逝去以後，始終走不出失去摯友的陰影，從而被排擠，被孤立，被當做孤僻的怪人，可他絲毫不在乎。他想起有一天，一個很自來熟的男生走進了他的生活，他們形影不離，就像當初他和髮小一樣。但他又想起有一天，他在辦公室外聽到辦公室裡那個男生與老師的交談，「他太孤僻了，說話也不利索。恕我直言，跟他來往是件很累的事。不過既然老師交給我這件事，我一定盡力做好。」他終於明白，不是那個自來熟的男生走進了他的生活，而是自己打攪了那個人的清淨。

多麼悲哀呵。他面無表情，玩弄著書頁的頁腳。連「朋

友」都需要老師分配才能得到嗎？他想到這裡，心情卻沒有一絲波瀾。這不怪他。在別人談論楊洋、薛之謙時，他連 TF boys 有幾個人都不清楚；在別人探討愛因斯坦、霍金的各種理論與趣事時，他對他們的瞭解僅限於作文事例；在別人樂道魔禁（魔法禁書目錄）、JOJO、進擊的巨人時，他連 bilibili 的帳戶都沒有註冊。

他活在一個人的圈子中，遊離於人群之間，因為沒有交流，所以便沒有信息的傳遞，也就沒有資訊差。他時刻抱著一本小說，就像「套中人²」時刻拎著一把黑雨傘一般。他相信書能給他慰藉，他相信書能給他思考，他相信書能給他救贖，他始終相信，書不僅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書也是人類思想進化的階梯。

他想起讀過的一本小說，他羨慕裡面人們繽紛的關係、出彩的經歷、豐富的情感，但他卻不嫉妒。書中寫道：「把世界的推進當做一本書的情節，扮演自己在書中的角色。」他思索著：如果我在書中會是甚麼角色呢？一定是一個路人甲吧。畢竟很少有這種性格的反派呢。

他看了看手中小說的封皮，靈感乍現，「我一定是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他這麼想著，嘴角不禁微微上翹，仿佛想

到甚麼有意思的事情一般。

天色漸暗，照明燈倏地亮起。他猛然驚醒，站起身，拍拍身上並不存在的灰塵，回到了教室。

鈴響了，他依舊沒有吃上晚餐。只是，他已經忘記了饑餓。

1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是王小波的一篇作品，寫的不僅僅是豬，更是那些崇尚自由的人。

2 《裝在套子裡的人》（俄語：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又譯《套中人》），是俄國著名作家安東·帕夫洛維奇·契訶夫於 1898 年發表的一篇批判現實主義風格的短篇小說，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被翻譯為多國語言。運用諷刺的寫作手法刻畫出了一個保守、反動、扼殺一切新思想的「裝在套子裡的人」的典型形象。

隔 | 周紫柔

今日有人進村了，是個外面的人。高高瘦瘦的男人，穿著與我族不同的服裝，露出了上臂，在山口徘徊張望。

我先是大驚，後來回想到祖上曾說，歷年來總有幾個無頭蒼蠅會闖進來，看樣子他便是其中之一，我定了定心神，但這總歸還是個不平常的事。

他東張西望，終於與駐足良久的我對上了眼。我尚未開口，他一個問題便堵住了我的話：「這裡便是桃花源嗎？」

難得客人來到，我們總是要一盡地主之誼。我邀他到我家坐坐，路上他看到流水、田地都嘖嘖稱奇一番。我深感疑惑，外面世界也該有農地，不然他們吃甚麼？

我未問出口，就被纏著回答一連串問題，我滿頭霧水，道：「我實在不知何為桃花源。」

大抵是看出我是真的不懂，他說山口外面圍繞著一大片桃林，與一首詩中所描寫的一樣，進來的地方亦是，而詩中稱之為「桃花源」。

「那桃林美是美矣。」他喃喃著：「就是剛才差點繞暈

了我。」

我不知那話是不是對我說的，我沒有回應。那桃林興許是為了隔開他們，我心裡嘀咕著。此話稍顯冷漠，不合待客之道，但我實在不喜有人擾了清靜，只是父母教導的禮儀刻於心中，我只能壓下躁意。

我笑著問道：「現今外面如何了？」他回得快：「外面世界很好啊，你走出去看看就知道了，和這裡完全不同。」

「莫非你是覺得此處不好？」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就是各有各好。」他有點慌亂，續道：「是了，桃花是你們種的嗎？」

他稱他是被外面桃林所吸引而來。外面栽著的一大片桃林，他誇得天上有地下無，說是滿眼看去都是粉色的，在桃林之間夾道以過，芬香撲鼻。

我被他說得悠然神往，可惜我連桃花都不知是甚麼，又如何種得出來呢？

後來有老人告訴我，外面的人很會說謊，不要盡信他們的話。可是關於桃林我信的。能把我們隔在如此寧靜而美麗的地方，總該是甚麼特別的東西吧。

清風拂過，我在他髮間找到了一抹粉色，據他所說，便是走過桃林沾上的桃花花瓣，幾瓣合在一起才是一朵花。我挑起了那粉白的小片，夾在指間端詳。是因為突然離開了溫柔鄉嗎？那瓣在我兩指間顫著。

桃花林足夠特別。入目皆是粉嫩的花朵，紛紛地搖著，柔軟又溫和隔開兩個世界。我把花瓣收回掌心，把他迎進村子裡。

兄長殺雞，嫂子煮飯。我拿出貯了些時日的酒出來宴他。

嫂子熱情，招呼了他兩杯下肚，他便開始手舞足蹈地談他那世界的東西，只聽到甚麼「機」甚麼「機」。我與兄嫂對看一眼，彼此都未聽懂一字。

大概是見我們沒甚麼反應，他環視一週，向田地一指：「若是你們有耕耘機，你們便可以坐享其成。」

「那我們平時做甚麼？」兄長問道。

他一時答不上，不確定地道：「坐……辦公室？」

「辦公室又是何物？」我問道，看著他努力思考的模樣，笑道：「我們這裡沒有耕耘機和辦公室依然活得自在。」

我們的世界差距太大，和他話不投機，聊不上。理所當然的，漸漸地，話少了，氣氛靜了，他局促了起來。

沒多久，他拍了拍褲子，站了起來，我趁機說：「我送你回去吧。」說是送，也只不過送他到山口，讓他自行出去。

他笑道：「你們這裡容不下任何新鮮事，對吧？」

我知道其實他沒有甚麼惡意，但我依然惱火，手指在空中劃了一大一小兩個圓圈，道：「一個是你的世界，一個是我的，各自存在，各自運作。你為何偏偏要兩者交疊呢？」

他看著虛空嘆道：「那你要跟我一起走嗎？」

隔著的不過是距離，距離的兩端有著各自自洽的生活。

我喜歡我身處，又不求探索世界，為何要棄這個而去呢？且不說外面世界能否接納我，我也未必能接納那個世界。

與一個陌生人不必說太多，我以沉默回應他。

末了，我依祖上囑咐，跟他說了句：「不足為外人道也。」便目送他出了去。

掌心的桃花，我把她翻了出來。成片的粉白必定漂亮至極。我順著風把她吹出山口，望她能歸回她的「桃花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去處，每個人都想保護自己的去處。

桃花啊，能不能替我守好山口，讓人再尋不得此處。

隔 | 陳詩婷

他扶著助行器，一步一個踉蹌，他想著一個勁地往前衝，腳卻跟不上腦袋的速度。他走路很快，留下的幾乎只是一個忙碌的背影。

「別靠近我啊！」響亮又厚實的聲音把他走過的天橋都抖了抖。身邊的街坊鄰居自覺地從他的四周挪開了些，隨後用鄙夷的眼神凝視著他，細碎的聲音四起，「誰想靠近你啊」。我感覺，他是能感受到那些聲音，但是他看上去像個沒事人一樣。無形之中，人們早已在他和自己之間築起一面牆，誰也不想和他扯上關係。

我觀察他有幾個月了，當然只是偶然經過時，偷偷地上下打量一番僅此而已。他總是不停地向前衝，停下，隨機對路人說一句話，再向前衝，停下，隨機對路人……重複了好幾次。他的聲音很響亮，所以我能清楚地聽到他說的話，一般都是問問路過的人去哪，是不是回家之類的。等他稍微說累了，再在周圍找張長凳坐下。他好像渴望可以和人交流，卻又很害怕別人會靠近他，所以經常把「別靠近我」這句話掛在嘴邊。可能是他的保護色吧！

他從破爛不堪的褲袋裡掏出一根被壓扁的香煙，用那顫抖的手按壓點火按鈕，笨拙地抽起煙來，再把煙霧吐出來。

煙霧繚繞著他，我看不清他的臉，仿佛真的有堵無形的牆隔住了我們。

他用手不停地擺弄髮型，把那毛躁又灰白的亂髮不停地往後梳，讓我看清了他的臉龐。他的臉頰幾乎沒有肉，瘦得和初五的月亮似的。他的眼睛深陷在眼窩中，顯得有些凹陷。他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裡，如同化作周公夢裡的蝴蝶，自由自在的。我不敢大膽地看著他，生怕和他對上眼會被他突然點名，也怕會讓他從返現實，讓他失去了自己的保護色。

我抱著僥倖的心態，瞟了下長凳，他靈敏地捕捉到我的眼神，「阿妹，去返學啊！」我平靜地回答到：「是啊。」我們的距離被他這麼一問，倒像是拉近了些，隔閡也少了些。我想著打破這場僵局，問他吃過了飯沒有。但有時候吧，話就不能說太滿，不到一刻，他像是想到甚麼似的，隨後說「別靠近我」，我愣了一下，點了點頭，拋下了一個尷尬的微笑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想了很久，為甚麼他想和別人說話，卻又不想別人靠近他呢？我為自己的問題感到可笑，人人不都是這樣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障壁和保護機制。或許是他曾經遭受到傷害，又或者是他經歷了無法釋懷的悲傷。這些隔閡就像一

道牆壁，將他和他人隔開，讓他有安全感，那就足夠了。

其實關於他的事，也耳聞過些許。好像是發生過一次車禍意外，讓他行動不便，開始自卑、封閉自己，不願意和人有甚麼接觸。他的鄰居一開始也可憐他，但是他老擺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樣子，自然地，人們也離他遠遠的。

我看過一些劫後餘生的人寫的文章，當中寫道「每當有人靠近我，我感到不安和緊張。我的心跳加快，呼吸變得急促，仿佛重新回到了那次恐怖的車禍現場。我害怕再次受傷，害怕再次靠近死亡」我想，他應該也是如此，渴望可以與人交流，卻又害怕別人會靠近自己，觸碰到傷口。

那麼，這算是他對自己的自我保護吧！

我開始會有意無意地留意這個身影，每天總能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遇見他。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對陌生人說話，說了又馬上保持距離，也許只是單純地和自己對話吧，我不知道。但我想，他可能希望這些短暫的交流能夠填補他心中的寂靜，為他帶來一縷陽光。

或許，他期待著有人能了解他的內心世界，但同時也害

怕再次回憶起那段日子。所以，當要聊上天的時候，他就突然抗拒，說出「別靠近我」這句話。

我倒欣賞他的灑脫，不為別人而活。也不屑於迎合別人的目光。不用勉強自己打開「隔」這扇門。舒服的，輕鬆的，每天把大部分時間留給自己，這是一件多麼難得的事情啊。在這個社會裡，時間是要留給別人的，留給家人、朋友、工作、老闆……那麼自己呢？只剩下「無」了吧。

他應該是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毫不在意那些隔閡，他不需要按照那些所謂的正常生活來框住自己，也不用花費力氣把那堵牆砸開。在這個喧囂而匆忙的世界裡，「隔」讓他可以盡情做自己。

我撫著自己的牆，快要因為生活而倒下的牆，慢慢地扶起它，嘗試找回自己的保護色。

心中的高牆 | 徐嫚瑩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堵牆，把最真實的自己關起來。孩子啊孩子，那是一種保護還是逃避？

自小就和家人關係一般，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既親密但又帶一絲陌生。那是空虛感，既不缺些甚麼但又缺些甚麼，缺的是安全感吧。心中的隔牆越疊越高，一處能偷光的缺口也沒有，一絲逃走的机会也沒有。

孩子到底在執著甚麼？執著愛與不愛？執著誰人的關注？心中的隔牆越疊越高。

18歲那年，生命中突然闖進一個企圖推倒我內心高牆的傻男孩。在他身上我得到兒時被忽視的關心，填補我缺乏的安全感，就像救命稻草一樣，是為我那人生低谷的精神支柱。傻男孩有個可笑目標，他要推倒我內心的高牆，那密不透光，困著我的牆。只要他不放棄我便願意給他這機會。高牆一直阻隔著我們的心靈，最後他牽著我的手為心牆開了一道門。我發誓那道牆不能再阻隔我自由的靈魂，帶我走吧，離開這個監獄，我的痛苦之源，我破碎的心靈，救贖我吧。

當我認為我已經脫離苦海，沒有甚麼再能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愛做的，然而母親第一個不同意了。

我絕不能忘記母親哭著求我離開那男孩的那晚，我從沒見過她如此傷心難過。母親捨不得失去她那惟一的女兒。我愛你母親，但我也恨你，我親愛的母親。我才意識到自己和母親之間也有一道高高的牆，阻隔我們彼此理解、彼此原諒，只管把牆越疊越高，這不是保護，這是逃避。我就像那隻牽線風箏，和母親糾纏著：她不願意放手，我也不願意讓步。她曾經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但現在我心中連留給她的餘地也沒有。

我擁抱著情緒失控的母親，像兒時她抱著我一樣。我不能當一個自私的人。儘管她給我的，對我而言遠遠不夠，但這已經是她的全部，她奉獻了自己的青春給我。當想擺脫一個人的時候，你就會加固自己內心的高牆，阻隔溫暖的傳遞，愛的表達，溝通的機會，那不是保護而是逃避。

我們之間多年累積下來的問題終於迎刃而解，內心的高牆慢慢拆下來，我看到遍體鱗傷的母親，一個固執又剛強的女人；她也看到內心空虛的我，冰冷的我。那道牆不會再阻隔著我們。

那心中的距離終於也拉近了。

隔 | 許琮少

隔，這個字眼彷彿帶有一絲神秘感，它是生活中的一道牆，將我們與他人分隔開來。這道牆或許是由不同的價值觀、文化背景、語言隔閡或心理隔閡所構築，它們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時候，這道牆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讓我們舒適地與外界交流，而有時候，它可能成為一種阻礙，阻止我們與他人真正連結的障礙。

這道牆的存在，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面臨著交流的挑戰。無論是在家庭、工作、學校還是社交場合，我們都會發現自己與他人之間隔著一道看不見的牆。當我們試圖與他人建立聯繫時，這道牆會讓我們感到陌生、不自在，甚至害怕受傷。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我們希望避免被他人傷害或拒絕，所以我們在與他人交流時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道牆也可能成為我們與他人之間溝通的障礙。當我們只顧著自我保護，不願主動打破這道牆時，我們可能錯失與他人建立深層連結的機會。這種隔閡會導致彼此之間產生誤解、疏離和孤獨感。我們可能錯過了與他人分享喜悅、理解和被理解的機會。這樣的隔閡不僅影響了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也限制了我們個人成長和學習的空間。

然而，這道牆並非永遠是一道障礙，它也可以是一個機

會。當我們學會主動打破這道牆，勇於面對他人，我們將開啟一扇通向更廣闊世界的大門。通過與他人的交流和互動，我們可以拓展自己的視野，了解不同的觀點和經驗，並進一步豐富自己的生活。這種連結不僅可以促進個人成長，也有助於建立更加包容和融洽的社會關係。

當我們努力跨越這道牆時，我們需要學會傾聽和理解。透過真誠的對話和交流，我們可以打破誤解和偏見，建立起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共鳴。同時，我們也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和尊重不同的觀點與意見。這樣的努力不僅可以豐富我們的人際關係，還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在這個充滿隔閡的世界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橋樑。我們可以主動邁出第一步，向他人伸出友善的手，用溫暖的目光和真誠的笑容破除彼此之間的隔閡。我們應該主動去聆聽他人的故事，分享自己的經歷，這樣才能建立起互相理解和尊重的基礎。

藉由這種連結，我們可以發現，儘管存在著隔閡，我們其實都是追求幸福、愛與被理解的生命。我們都有著共同的渴望，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和價值。當我們能夠真誠地與他人交流，就能夠充實自己的生活，也能夠

為他人帶來溫暖和支持。讓我們不再讓隔閡成為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障礙，而是將它視為一種機會，一個可以促進成長和連結的媒介。讓我們勇敢地跨越這道牆，與他人建立起真摯的聯繫，共同創造一個更加融洽、包容和美好的世界。

隔，或許只是一個存在於我們心中的概念，只要我們願意打破自我保護的框架，勇敢地去面對他人，我們將發現無論隔閡有多遠，我們都有能力去跨越它，與他人建立起真誠而深刻的連結。讓我們拋開恐懼，勇敢地迎接這個世界，結合彼此的力量，共同打破隔閡，創造一個更加和諧的未來。

講隔 | 曾宇慧

人類的軀體，皮膚以內是自己，皮膚以外是世界。皮膚作為人體最大的器官，是隔絕細菌的第一道生物屏障，也是身體組織的容器。即使沒有皮膚，生物也有自己的隔膜去區分何為外界、何為自己。隔膜內，是有形物質和無形物質的共同體。千百年來，從未改變。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之論調，有人對此深信不疑。也有人認為「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部分。」即便是孤島，大陸架也是在海底下深深相連著的。孤島之流空樽對月，堅信眾人皆醉我獨醒，賦顧影自憐悽美之境。非孤島派向陽而生，花近高樓時迎風淺笑，必以天下之樂為己樂。

上述關係若討論起來，勢必是互相對立的，姑且認為這兩類人分別有兩種狀態：孤獨或不孤獨、欲建立連結或不欲建立連結等。其中關鍵的因素是人產生或短期或長期影響身體變化的化學反應。例如已被發現的血清素、催產素、多巴胺等。激素的分泌來源於與外界人事物的互動質量，簡言之，是人要透過自身神經系統的神經末梢和身體的感官機能，協調外界以及自我的信息輸入。這大大影響了我們塑造自我。掌管吾之世界的密鑰，名為「選擇」，是要擁抱外界，用愛去體驗；還是要圈定地界，隔開與人的交流只為安寧。

情感於交際中流淌，愛於接觸中產生，緣要雙方許可才能夠結起。

愛與被愛、愛與不愛，詞組之間被隔開分離。多了一個字，便是有了主客體的分別，有了相對而立的概念。從前的愛情講究少時夫妻老來伴，「從一而終」、「相濡以沫」的心理支持著一個家庭，相守的過程亦使得兩個個體的靈魂充實，而不再因孤獨而飄蕩。這種對愛的心理認同和行動，現在似乎漸漸少了。無論是友情之愛、親情之愛、還是愛情之愛，亦或是自愛之愛。愛根本不見得就是好東西，而且愛大多數時候是不對等的。無法量化，難以連繫，是甚麼讓越來越多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沒有統一劃分「隔」這個概念的情形之下，對愛的迴避是「隔」所造成的重要影響。反正「誰先認真誰就輸了」，看看誰有本事能全身而退。

我愛人事物的期間，很少時候能不比別人受傷。世界上有一種人，喜歡到人家的意識形態裡巡視打轉，看看你的腦中有甚麼東西，不論甚麼都要盤問一下，是怎麼確立其存在意義的。除非你在每一個問詢中都詳細回答，直到其微微搖頭，勉為其難的表達出對你的理解，但依然無法認同之後才能夠消停，否則將難以清淨。我承認，有些人是特別的善於使出「隔」的能力，他有盲人的雙眸、啞巴的嘴脣、聾子的

耳蝸、殺人犯的冷血基因、雕塑的銅心、殘障人士的四肢，所以他能壓倒那些敢於向愛、善於去愛的純真之人。我曾虛心請教，大概歸納起來增進「隔」的方式不外下列諸端：

第一，要不亂於心。當他人剛剛進入你的人生，看著他即便展露出了些許善意和好感。立即開始思考對方要麼心懷歹意，要麼心有所圖。勢必要時時留心，事事留意，就怕自己一不小心落入陷阱吃了大虧。如若發現對方沒有任何風吹草動，也不能打草驚蛇，是要隨時提防，以免出其不意。日日如是，年年如此，既錯過了一開始培養感情的甜蜜期，又在日復一日的乏味中感嘆人之平庸竟如此不堪忍受。

第二，要不困於情。即使感情進入了穩定期，在互相都有了相當的付出以及有一定的沉沒成本之後，卻可以因為一些雙方都能讓步的事務生出嫌隙來。雖然你也有著過錯以及改善空間，但也要為了維護脆弱而敏感的心靈，去「勇敢」的遠離一段關係，美其名曰是人生瀟灑走一回。灑脫而自由的舉動，令你不會被感情所牽絆住。你已然決定，他也不可能再強求。

第三，要不畏將來。要知道地球離開了誰都一樣會自轉，沒有誰是不可替代的。朋友也好，親戚也罷，失去其任

一固然悲痛，茶不思飯不想。但是想了又想，無非是在其臨終前難受得緊，在其離世後深深懷念幾番，也不至於肝腸寸斷，繼追隨而去。將來的生活依然燦爛而光明，何必因為自然的生老病死，無法違逆生生滅滅的宇宙法則而傷心傷身。明天的飯，依然香噴噴冒著熱氣。晨光熹微，生靈們或睜開雙眼，或向陽而生，或迎風而立。

第四，要不念過往。你偶爾想起誰人給的溫暖，不論是身體還是心理，亦或是被情緒被他人穩穩地接住過。久遠的情感雖歷歷在目，卻已像是前塵往事。唯有反覆珍藏和忘卻，忘卻又憶起，憶起再珍藏。你不想停留在過去，更加不著眼於未來。你自信能夠以一己之力承受生活賦予的所有？你是如此這般的無所不能，你的愛何需給予他人？回報是不可預期的，代價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你全心全意的奉獻給自己，無所慾念，這世界儼然就是一人之境。

這一套「隔」的祕籍，知難行易，所以我始終未能掌握與運用。我善於「愛」，不精於「隔」。如果我進行愛，即使痛苦又悲涼但仍通向愉悅與歡喜。如果我使用「隔」，縱然心安且自洽，但會悵然跟混沌。所以「愛」是甚麼？愛是繼續。「隔」是甚麼？隔是阻斷。「隔」加諸於「愛」，就是阻斷繼續。在這個選擇的決斷中，我們發現人性的多

面——脆弱而堅強、膽怯且勇敢、殘忍也善良、自私亦無私。
或許，愛本就無關正確，亦不關乎公平，只關於選擇：你的
所見，即是你的世界。

她 | 黃芯悅

父親的葬禮上，暗紅的地毯如長舌般鋪展至大門。此時，棕紅色的大門緩緩向外張開。她坐著輪椅，輪子在長地毯上不徐不疾地向前翻滾。她的外表看起來變化不大，一頭清湯掛面的短髮在沒精打采的五官下顯得格外突出。現在的她比我記憶裡，更蒼白、也更瘦削。輪椅在長長的紅舌上緩緩向前滾動，我與她的距離逐漸縮斷，越來越接近，仿佛想要衝破重重的人堆，打破這些年來的隔閡。

她，是我的雙胞胎妹妹。

我倆長得很相像，都從父親那裡遺傳到了白皙的皮膚。但是由於妹妹自小經常生病的緣故，她的面孔看起來總是那樣蒼白，一雙凸起來的死魚眼睛佔據了大半張面孔，她是生病版本的我。一房間之隔，她的房間裡總是瀰漫著難聞的氣味，與濃稠的體味混合在空氣中。父親說：「那是因為妹妹生病了，連她自己也不能控制的。」我永遠沒法懂她。不懂，是因為我不曾得過那種病。那是我，不曾看過的——世界的背面。

我很少看她步出房間。她大部分時間都獨自待在房間裡，把自己困在房間裡。明明我們是兩姊妹，雖然關係未必親密如朋友，但是為甚麼連基本的溝通也做不到？不只我，

她好像不怎麼喜歡和別人說話。童年時父母常常不在家。當我百無聊賴時，便會走到妹妹的房間，嘗試和她聊天，但她總對我愛理不理，或是愣住了好久，仿佛被問了很艱深的問題似的，思索片刻，才斷斷續續吐出幾個單字。

每次我在沉默的空氣中尋找話題，話語被無情地拋上半空中，又掉到地上。我和她之間仿佛被堅固的冰牆阻隔，沉默在房間裡無止境地蔓延。她低著頭，小小的頭顱緊抿嘴唇，默默地用湯匙把蒸蛋搗爛。我故意發出聲音引起她的注意，她卻不曾抬起頭看過我一眼，迷惘的雙眼只是愣愣地盯著虛空的一點。「你還想要吃甚麼嗎？」她痛苦地咳嗽了幾聲，瘦削的臉蛋一下子脹紅。家裡的傭人趕忙讓我出去，好讓妹妹能好好休息。每次想要試著和她說話時，總是因為各種原因被打斷了。

此後，我也甚少主動與她說話，也不知道能和她說甚麼。大人們都擔心我會影響妹妹休息。我在這個家裡看起來，總是可有可無的。妹妹好像總是能輕易得到所有人的關心，大家也總叫我關心她。但為甚麼從來沒有人關心我？

隨著年月流逝，我也逐漸長大。只有她仍然被困在那個小房間裡。我逐漸不再對那個與世界隔絕的她感到好奇，反

而更多的是厭惡，厭惡她搶走了父親的愛，厭惡她是父親世界裡的中心。父親總是很有耐性地哄她，陪伴她繪畫，也細心地教她基本的語文運用、以及能在學校裡接觸到的知識。父親總是袒護她，讓我完成妹妹的那一份家務，也要我去照顧妹妹。父親用各種理由蓋過我的不滿。為甚麼？為甚麼她要拿走父親對我的愛？

那時候，爸爸到外地出差時總是會買小禮物給妹妹，但是從來都沒有我的份。每次父親看到她小口吃著甜品的表情，總是露出一副吁了一口氣的樣子，連帶的是喜悅的嘴角。那是我不曾在父親臉上看過的表情。

我憤怒，且嫉忌著她。於是逐漸變得和她疏遠起來。

大學時我選了離家很遠的大學，也有了不回家的藉口。見面的次數逐漸變得屈指可數。每次見面時，我們總是無言以對，好像說甚麼都不對。

我的世界好大，但她的世界只能容納下一間房間。我口沫橫飛地分享著學校裡校園裡的團體活動、宿舍的生活、旅行時的景色等等。她病懨懨的臉上划過一絲羨慕，繼而露出困惑的表情，像是聽著聽著便在故事裡迷失了方向，那是她

特有的表情。我小心翼翼地問她：「最近怎樣了？身體有沒有好些？」她臉上的光一下子就撲滅了，猶豫了一下子，接著說：「還是老樣子。」我們的話題總是泛泛的，了無生氣。她並沒有多和我分享自己的生活。每次的見面，卻好似一次比一次生疏。她明明坐在我的對面，但我和她之間卻好像隔了幾重山。

後來，我們連傳簡訊的力氣也省了，像是其中的一塊拼圖不知從甚麼時候不見了，仿佛永遠也找不回來。也不知道她後來過得怎樣？

葬禮上，久別的她坐在我身旁。我倆並肩坐在木製的長椅上，沉默在我倆之間無止境地蔓延，誰都不說話。她只是默默地拭去眼角的淚水。我原本打算說些甚麼，話湧到嘴邊又嚥了下去。離開那個家十多年了，不知道那裡變成怎樣了。時間竟一晃便過去。和她本就生疏的關係之中，竟又多隔了一層時間。

她靜靜地開口道：「父親生前一直很希望你會回去的。」空氣之中，流過一絲感慨。那一剎那，我和她對視了一眼。我倆再次回到沉默裡。從前的隔膜一直都沒有消失，現在只是更鮮明地存在於我倆之間。

賓客三五成群地如煙霧般逐漸散去。她的身影也逐漸遠去，融入進那煙霧之中。她瘦弱的身體陷進輪椅裡，白皙的手臂在兩個黑色輪子上吃力地往前推。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她逐漸離我遠去。紅地毯上只剩下我站在了原地。他們都走了。整個廳堂只剩下淡淡的哀愁。經此一隔，我和她不知何時再聚呢？

隔行 | 蔡浩明

「抱歉，我來晚了。」

一身正裝，稍顯富態的青年男性如此說道。臉上掛著那燦爛，稍顯歉意的笑，卻不難從他那僵硬的嘴角，佈滿血絲的枯黃眼球中，看出他極力掩飾的疲憊。他確實來得急切，椅子與地面摩擦出的聲音，甚至讓人懷疑是那唱片中樂隊提琴手的失誤。他放下公事包，鬆了鬆領帶，喝口水緩口氣後，終於才說出第二句話，「你知道的，應酬客戶總是很麻煩。」

他對面坐了一位女士，身穿暗紫色的晚禮服，眼影閃閃，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裝飾了。雖然說不上雍容華貴，但至少體面，至少比她眼珠裡倒映著的人更體面。對方一個個理由從口中滑出，無聲地砸落在地上。她的眼裡，跳動著顯而易見的火燭，卻是透著駭人的惡寒。

角落裡的經理正對著服務員下指示：「去看看能不能上菜，他們已經拖得太久了，再說了……」經理頓了頓，說：「他這副模樣，這副模樣實在……實在太破壞氣氛了，會影響到客人的，趕緊讓他們吃完，趕緊走吧，我們這裡好歹也是上流高檔餐廳，和大排檔可不一樣。」

「您好，請問可以開始上菜了嗎？」

「嗯。」女士只回應了一個字，臉上滿是漠然。待服務員漸漸遠去，才向著被打斷、驚愕、無話可說的他說：「說完了嗎？」

兩人相對而視，他才察覺那雙眼睛的冰冷，讓他口中準備出發的溫熱的話，凍結成冰。眼眸變得黯淡，透露出他略感悲哀與落寞的心。但至少，在頭頂那盞暖黃色燈光照射下，它所營造出的溫暖還籠罩著兩人。裝潢稍顯古典的餐廳裡，燈光分隔著一個個桌子，迴響著刀叉與餐盤碰撞的貪婪，歡聲笑語的回憶，還有，死寂。

「您好，這是……」

「先吃飯吧。」這句話毫無感情。

「嗯好，我都餓一天了！」看起來他還想維持氣氛。

「我們分開吧。」女士還是一臉漠然，冷不丁地說道，就在他們動刀割開肉食的時候。千斤之重，砸落地面，木板都斷了，剩下一個漆黑的洞，隨後是玻璃清脆「叮」的碎裂，餐桌上也就剩下了一份刀叉的聲音。他的雙眼滿是震驚與祈求。餐盤裡的肉被切開，汁水緩緩流出，還帶著點血色，「快

吃吧，涼了可不好吃。」接著，她繼續把肉送進嘴裡，保持著容儀。

「為甚麼……」

「因為我不需要你，而你看起來也不太需要我，哪怕是約會也要預約呢。」

「可是……」

「沒有甚麼可是。」

他感到有點暈，有點耳鳴，和一股衝擊。有很多話想說卻想不起來，他看不清周圍的臉，也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剩下只有燈光照耀下的這一桌。

「來點開心的，上甜點吧。」

歐培拉上的巧克力糖漿因為重力呈現出淚滴的模樣，朦朧的聲音帶著模糊的人影，重新回到了男人的世界，彷彿一個結界，他們在遙遠的維度。

「就這樣，再見。」

望了眼那漸漸行遠的身影，他遲延地「嗯」的應下，帶著滿腔悲傷。他靜靜坐著，世界只剩下，一盞燈，還有他腳邊的淚，待他緩緩療傷。

眼神逐漸從不捨轉為冷漠，為心隔出了一份單間。

「你好，打包。」

隔離虛無 | 歐紫桐

隔，是一種把甚麼強硬分開的手段，用咖啡紙隔去渣跡、用粉底隔絕灰塵、用外套隔離冷空氣。但我素來只會拉上窗簾隔掉陽光，好讓我在早上終於撐不住睡意後昏睡——我太害怕明天的到來了。

從疫情的某天起，我便一直在害怕明天，不願在漫漫長夜入睡。沒有甚麼驚為天人的創傷、家庭悲劇或人格缺陷，只是想到，即使我現在甚麼也不做，未來也還是會到來。這看似很長、充滿盼望的人生，歸處卻是死亡，和可能馬上就會到來的終結。想到這裡，我便提早邁入老年的煩惱，害怕明天，或更準確點，害怕死亡。

我讀過很多書籍，嘗試平息我對未知的恐懼。或許知悉了人生的本質，便會不再畏懼。但越是獲得知識，越停不下思考，如蘇格拉底所言：「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快樂的豬，一種是痛苦的人。」我大概是越博學越掙扎的人罷。

若要解構我對死亡的恐懼，可以延伸至虛無主義。一想到時代更替會把我們這些小人物活著的痕跡都消去，我就更加無奈。若是我努力做的所有事情，最後都會消失，沒有人記得，那又有甚麼意義？若我努力感受生活，精彩地過完一生，最後卻仍是要消逝，那麼現在的一切還有意義嗎？

我總會隔開自己和這個世界。我比較內向、享受孤獨，所以也更喜歡早上入睡黃昏醒來，這樣就不會與他人的生活時段重合了。如此想來，或許我也只是害怕所有珍惜的關係都會終結，所以連「開始」都變得膽小。

撰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散播恐慌，而是嘗試說服自己相信，這是有意義的。因為害怕死亡，而把自己從生活分隔開來，只是我一廂情願的逃避。

就算人終會殞落，甚麼都不會帶走，但堅持做著甚麼，或許是有意義的。宇宙的起源是一場莫名其妙的大爆炸，沒有原因，只是化學反應。但在那以後，星球和生命體便誕生了，而人類也由進化中孕育文明，創造新事物和發掘。

即使自己會消亡，世界也會一步步走下去的。夾在時代之間的我們，唯有參與進去，才能自然而然地流動。或許我們確實會逝去，記憶也會消失。但比起痛苦沉重的一生，傻傻地承認人生沒有意義，然後投入享樂，或許也是情緒價值的彰顯。

不要隔絕自己，因為世界就在念想之間。

隔 | 戴穆霖

「先生，我們這裡要打烊了，可以麻煩你結賬了嗎？」
一個眉清目秀的男店員走過來我的身旁，輕聲說道。

我緩緩抬起頭，喝了酒後的臉蛋早已通紅，在店員的凝視下，仍是一面茫然的樣子。直到店員的聲音再次響起，我才終於反應過來，混混沌沌地點了點頭。

「那麼，這邊請吧。」

起身走了兩步，我才終於清醒過來，我抬手看了看手錶，原來已經過了夜晚十二時了。

結了賬後，我孤身一人走出了酒吧，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看著被雲層擋住的月亮，只有微弱白光透了過來，夜闌人靜，路邊的花草沒有生氣地低垂著，回想起昨天的事，我還是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

昨天是我一位中學朋友的結婚日子，然而我卻未受到邀請。還記得中學時期，我們一放學就一起打籃球，一起讀書，放假的時候一起去行山、跑步，但是十二年過去，早已物是人非。

一路上，我哼唱著《年少無知》，嘗試打起精神。

「年歲增長，無法修補，青春的詩總會老，時間多恐怖……」

我輕輕地歌唱著，眼淚卻不禁從眼眶中掉了出來，沾濕了我的衣領。

這一刻，我彷彿回到過去，沾濕我衣領的不是淚水，而是汗水……

「喂！阿豪。今天打不打籃球啊？」我的朋友——阿城，走了過來，拍了拍我的肩。

「當然！何況今天老師也會下來打哦！」我大聲地答道，從我的亢奮的聲線早已聽出我非常期待今天的籃球比賽。「我可是打算一吃完飯就馬上衝過去的。」

阿城聽了後，不禁笑開了口，說道：「你這也太誇張了吧。」

阿城的笑聲非常特別又好認，我總是被他的笑聲逗樂，

也忍不住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只有回憶起過往，我才會露出一絲絲的笑容。此時，跑步聲從遠而近，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回頭一看，只見一群青少年嘻嘻哈哈地跑過。

夜風吹起，帶來一絲涼意，我的身體好像變得輕盈了。

畢業後，我仍會和阿城一起相約跑步，一起在深夜中狂奔。我們的話題由學校生活的煩惱，漸漸轉變成工作的煩惱，但是每次相約的次數卻也越來越少，一次比一次的時間更短。

如果當初我堅持的話，我們的友情會延續下去嗎？

我搖了搖頭，打消了這個念頭，並深吸了一口氣。

我和阿城現在早已沒了聯絡，他打算結婚的消息也是輾轉才傳到我的耳中。他近年似乎因為投資成功變得有錢不少，也開始了自己的事業，相反，我直到現在仍是一個小小的打工族。

也許是因為自卑吧，我現在更不敢聯絡他了。

不知道他過得如何呢？幸不幸福？

吐出我的牽掛後，我的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穿過公園，我走到了家門前。打開門，家裡空無一人，這也是當然的，母親五年前走了。

父親在我小時候就走了，我是母親一人拉扯大的。母親曾經是多麼的愛笑，離世前卻患上癌症，掉光了她最愛的頭髮，身體也每況愈下，最終在如今天般的夜裡就這樣靜靜地走了。

家人、朋友，不論在或不在，都離開了我，不知不覺間，我變得形單影隻。

也許人生本就是孤獨的吧，倒不如借酒消愁。

走進家裡，我關上了門，隔開了外面的一切。

兄妹 | 譚諾滔

「有個妹妹是甚麼感覺啊？」這是最常被問的問題。我的朋友大多是獨生子，餘下的跟弟妹關係也不太好。我的答案往往是，很好啊。聽見我的回答，朋友們多是托著腮，一邊的眉毛往上挑，他們不相信。當我進一步描述，他們的下巴幾乎跌到能碰著地板。「你們外出會翹手？」沒有人不是一臉難以置信的，像是聽到甚麼荒謬絕倫之事。我明白大多數兄妹之間的相處雖融洽但不太親密，也許我的確為其中異類。

或是年齡，或是性別，或是種種歷練，人有異同乃必然之事，隔閡無法避免。其實我和妹妹也不是從小就這麼要好的。二零年以前，我們上同一所中小學，因此一同上下學已有六年之久。學校不遠，往返毋須半小時，可六年來，我們幾乎不怎麼說過話，並非不想說話，而是不知該說甚麼。我不懂她看的韓星，她不懂我看的動漫，沒有共同話題也就無從說起。然而跟朋友卻自然會有無盡的話題，毋須刻意思考。據說三年為一個代溝，我們剛好相差三年半，或許這就是我們有隔閡的原因。代溝把我們隔開。同住，卻又如此陌生，她喜歡吃甚麼，在學校愉快與否，其實我不太知道。而且那個年紀又正是視朋友為重中之重，每天相處時間比父母還多。即使放學回家也只會直接躲在房間裡，心思都在線上遊戲上；而外面寡言的妹妹，她有沒有甚麼想跟我訴說，我

並不在意。我關上門，於是她也只好關上門了。

直到二零年，有了極大的轉變。我最好的兩個朋友即將移民。也不是說我就沒朋友了，但我們仨是六年來朝夕相對的摯友。我唯有心裡盤算餘下一起的日子。然而不久後，隨感染人數翻倍飆升，「明日起全面停課」七個大字重重砸爛了我的算盤，本來餘下的一百多天赫然變成僅僅數小時。這兩個六年來日日相見之人，竟然在日落之後，再聚之日便也一同沉沒，日出之際遙遙無期。疫情，把我們隔開。緊接著，時差把我們隔開。只剩我一人了。每天上學，只有無盡的寂寞襲來。四人一組吧，老師吩咐著，我卻呆坐著。我尤其恐懼體育課自由時間。別人一對對打羽毛球，一群群打籃球，唯獨我一人，盤著腿托著腮，靜靜地坐在場邊，苦等下課鐘聲來拯救我。一次比一次低的分數，一年比一年近的文憑試，越來越累，越來越寂寞。父母不明白我，不明白我的朋友，我起床時他們已是凌晨，反之亦然。看著通訊紀錄，才發現已有兩週沒有跟他們對話了。我們還是朋友嗎？我不知道。

諷刺的是，隔離措施卻恰好把兄妹間的隔板拿走。我還沒說過妹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沒關係，我也是從那時起才真正熟悉妹妹。她沉默寡言，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十分冷

酷，生人勿近。雖然她極少表露心跡，但她又總愛拿著兩隻玩偶，一隻是狐狸一隻是小熊貓，常常扮演玩偶的聲音自言自語。那時是網課時期，有時自修課無聊得要命，各種遊戲已是玩到索然無味，悶得發慌便開始找她談天。我問一句她便答一句。「在上甚麼課啊？」「中文。」「有甚麼不懂嗎？」「沒有。」但隨著被困在家的日子漸長，她也開始主動跟我說東說西，有時是同學的奇趣八卦，有時是老師的無理取鬧。我漸漸發現她原來並不寡言，甚至有點話多。說得興起時，她總會笑得眯上眼睛，鼻上一條條直紋，大板牙也更顯眼，活像一隻兔子。其實我不認識她的同學，也沒有被她的老師教過，但我們卻是越聊越起勁。那時我發現，有沒有共同話題，也許並非如此重要。

有人說我們都笑點低，童心未泯，自然一個無聊話題都能捧腹大笑。確實，那時我倆都並未向對方打開心中緊閉的門，鮮少提及心事，更多是日常趣事。但敞開心扇從來不是易事。不知過了多久，我們才開始會互訴心事，有時說我在學校的不順利，有時說說她的寂寞。你總能感覺到對方有否認真聆聽，因此慢慢地，我們才發現對方是願意聆聽，可傾訴之對象。我們開始願意打開那扇門，直到此時，我才知道她之所以寡言，是因為哥哥總是看著電腦或手機，爸媽下班回來總是滿臉倦容，每個人看起來不是很忙就是很累，所以

就越來越少說話了，跟玩偶聊天也是從那時開始的習慣。

自此之後，我的心情也沒那麼糟糕。即使當天諸事不順，我知道當我回到家，也會有一個願意陪伴、理解我的妹妹聽我訴苦。每每看到她的笑容，肩上的壓力也似乎輕了一點。而當看到她沒有笑容，我也會把肩膀借給她，聽她說說最近的煩惱。

時至今日，我仍分不清她喜歡那一隊男團，她亦仍不知道我手機壁紙是誰。隔閡依舊存在，只是它並不影響我們的關係。也許隔閡並非一面冷冰冰的厚牆，而是一塊薄紗，只要兩人都願意伸出手，定能緊緊相握，感受到對方的溫度。細心傾聽，誠心訴說。只要由心而發，不管相差三年抑或三十年，相差十二小時抑或數千公裡，那距離其實並非如此之遠，也許觸手可及。

有次談起二十年後，「三十八歲啊，可能我已經死了吧。」我開玩笑說。「睬！」她打了我一下，「怎樣死的啊？」「寂寞到死吧。」「那我呢？」我想了片刻，「你覺得到我三十八歲，我們還能這麼親密嗎？」她垂下了頭，像是無奈，又像是沮喪，卻是一臉認真地想著。「我會一直纏著你的。」她說。



專題文章

以現實主義分析〈母與女〉之倫理與病理 | 賴文龍

前言

潘國靈的〈母與女〉寫於 2001 年，且收錄於他的第二本小說《病忘書》裡。潘國靈在訪談裡稱《病忘書》的命題是個體與社會的疾病¹，十分關注疾病書寫的他表示「當你看到城市陰暗的一面時，不是說你真的有疾病，而是用一種較悲痛的、陰鬱的眼光去看城市的徵候」。²而〈母與女〉正是講述女兒遊忽自小在扭曲的教育下成長，而患上妄想症後，殺死母親的故事。故事以魔幻現實的筆觸刻劃了一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母女關係，以及迷信鬼神會使人出現精神疾病、瘋癲的悲劇，讓讀者看見中國社會的一些陋習。本文將試以現實主義角度，去分析〈母與女〉故事中母女的倫理關係以及迷信鬼神的病理。

現實主義、倫理與病理

本文以現實主義為切入點，是為作者潘國靈稱疾病是有共同命運的：一些看上去較個體的疾病，又有著一定的時代性和集體性。³他同時期筆下的作品《傷城記》與《我城 05》，同樣有關注疾病書寫及反映後九七香港的情況。

1 潘國靈、葛亮：〈小說的彼岸——潘國靈、葛亮對談錄〉，《香港作家（1998）》，2010 年第 2 期，頁 27。

2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上）——關於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及其他（訪談）〉，《城市文藝》，總第 87 期，頁 67。

3 同上。

王德威指出「六十年代以後，香港作家在地主體性的認同感與日俱增，反而更激發出他們對香港愛恨交織的反應。自此以後，文學心理、社會分析的種種名堂，從憂鬱症 (melancholia) 到妄想狂 (paranoia)，從都會奇觀 (spectacle) 到海市蜃樓 (simulacrum)，從毛骨悚然的怪魅 (gothic) 到似曾相識的詭譎 (uncanny)，用在香港敘事上儼然都順理成章」⁴，可見香港作家關注疾病書寫由來已久，而香港在八十年代末，已面臨「九七大限」的關卡。直至回歸後的十年間，人徘徊於種種社會、文化和政治等等的變遷間，深化人浮游無依的精神狀態，大量的精神疾病書寫因而應運而生。⁵

可見疾病書寫是為反映社會的病態，同時為把民族的病根挖出來，從而「引起療救的注意」，以「治療」整個中國社會的病態。⁶ 只是王德威所言「病理」⁷，同時他也表示需要關注倫理：「我以為除非我們對香港敘事的倫理層面多作思考，便不足以更理解香港敘事的物理和病理意涵，也就不足以看出香港文學有別於其他華語文學的特色」⁸，故以「病

4 王德威：〈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香港文學》，總第 271 期（2007 年 7 月號），頁 8。

5 曾佩婷：〈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1990 - 2010）〉（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12 年），頁 3。下載自〈嶺南大學〉，2023 年 12 月 6 日。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28/。

6 同上，頁 14。

7 王德威：〈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香港文學》，總第 271 期（2007 年 7 月號），頁 6。

8 同上，頁 9。

理」讀懂社會的病態，便要參透「倫理」才可以。而這正正與現實主義的「整體性」與「典型性」有異曲同工之妙。

盧卡奇的現實主義文論的核心是「文學要反映社會現實」⁹，並分有「整體性」與「典型性」。「整體性」指的是社會關係，尤其是階級關係，因為那是社會的本質。¹⁰這¹¹近似「病理」是要呈現真實的病態社會，為本質。而「倫理」是帶出社會關係與階級關係的關鍵，同時亦是「典型性」強調典型人物的存在，是為社會關係是透過人與人的交往，人群與人群的牽涉而表現出來的。正應了〈母與女〉是母與女間的倫理關係的特點，而「整體性」需由「典型性」帶出，亦對應「病理」需由「倫理」帶出。故本文將以現實主義分析〈母與女〉故事中母女的倫理關係以及迷信鬼神的病理，以研究病態的香港社會。

「母與女」與「倫理」

〈母與女〉的主要人物不多，大致上只有三個「人」，主角——遊忽與她的母親——陳薰，以及陳薰的母親——陳三妹。出場的人物的倫理關係都是母與女的關係，陳三妹之於陳薰與陳薰之於遊忽，都是對應主題的母女關係。先前講

9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灣：聯經評論，1988年），頁268。

10 同上，頁270。

11 同上，頁271。

到社會關係需要典型人物去呈現，而這裏的典型人物指的是「最能淋漓盡致地呈現出基本的社會關係」的人物，而在〈母與女〉中的典型人物定要數遊忽，她作為女兒受到母親扭曲的教育而患生妄想症，文章以遊忽的角度去審視這對母女以及陳薰與她母親的倫理關係。

在〈母與女〉文中，不斷重複的一個倫理觀念就是「血脈」，亦即是傳承。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十分著重傳承。例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子承父業」、「世襲」等概念，「血脈」一說在文中不斷被「母親」的角色提起。¹²在第二章「血脈相連」中，陳薰提到「陳薰母親有一對陰陽眼，到阿薰就只有一隻。」以及「遊薰沒陰陽眼，她看不到母親所說的沒下巴的在空中飄浮的影子，游忽有一雙正常的眼睛，在阿薰看來卻是一種卻失，一種遺傳的缺失」。¹³可見身為父母者，十分著重傳承與「血脈」，以至於遊忽有一雙「正常」的眼睛也被母親嫌棄，並十分希望她可以開啟「陰陽眼」。為此，陳薰去求問茅山道士，並被回贈一字天機——「血」。¹⁴自此以後，為了「血脈相連」與「陰陽眼」的傳承，她逼迫女兒自小接受「血的教育」，在露天街市「看電影」，看「刮魚皮、削魚鱗、剝魚眼、剝排骨、攪肉醬」等，導致

12 同上。

13 潘國靈：〈母與女〉，《病忘書》（香港：指南針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41。

14 同上。

女兒弄出精神病來。陰陽眼作為繼承血脈的符號，象徵子傳統的意思，從而引伸至傳統的思想或觀念。¹⁵ 這種病態的意識貫輸也帶出一些傳統文化傳承上的陋習，好比宋代纏足文化——「三寸金蓮」亦是陋習，古人一直以此為美、以此為榮，直至民國以後才被廢除。而文中，傳承的象徵還有替身娃娃，是陳薰口中的「家傳之寶」，可以免受厲鬼侵害，而這並沒依據。可見陋習並不易察覺，大多數人只知盲目地追隨先人與社會的意識形態，並深受其害。

在文中，有著更多「盲從」的例子，母親教導女兒「沒有週期性的吐血，體內會積累污穢。」，並要求女兒「要好大力好大力刷牙，要刷出一口鮮血」¹⁶，而遊忽只是盲目跟從母親的指示，更習慣了這種無理的要求「若然無事，因為習慣，習慣了便不怕。但習慣到了極端，便成癮」。¹⁷ 可見一味盲目跟從，只會被馴化與內化，即使是陋習也照常執行，且不再質疑與反思所謂的「傳統習俗」的正確與否。在文中，遊忽起初作為一個「正常人」，亦有時會質疑母親口中的鬼神是否存在與習俗的可信性，但文中提及陳薰對女兒說「遊忽，妳聽著，不許問，不要懷疑，沒有我，妳對妳婆

15 曾佩婷：〈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1990 - 2010）〉（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12年），頁29。下載自〈嶺南大學〉，2023年12月6日。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28/。

16 潘國靈：〈母與女〉，《病忘書》（香港：指南針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35。

17 同上，頁30。

婆便一無所知。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¹⁸，可見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主宰的地位，壓迫著子女的思想。

最後，母與女之間確實達成了某種「奇怪的傳承」，文中亦重複強調「命運」一說，母與女的命運確實達成了傳承。兩段母親死亡的文字描寫近乎一樣，她們同樣死於四十歲，且身穿一身紅衣死在一片血灘中¹⁹，是自殺死。但不同的是陳薰的真正死因有在文末揭曉，是死於開了「陰陽眼」的遊忽刀下。這裡也揭示了看得見鬼的「陰陽眼」實為精神疾病—妄想症與精神錯亂，所謂陳薰口中的鬼只為其臆想。而父母對孩子身／心靈的虐待，都指控著父母離異、家庭分裂，甚至破碎的關係對孩子心理發展的負面影響。²⁰可見父母執著於如「陰陽眼」的傳承實為陋習傳承，教人深受其害，亦帶出被扭曲思想灌輸的典型人物與母女倫理關係。

「血與鬼」與「病理」

〈母與女〉的「病理」在於陳薰對遊忽進行的「血與鬼」教育，血與鬼是文中有關中國式迷信的兩大代名詞，作者以不可靠敘事書寫展現出精神病人的紊亂思緒。

18 同上，頁 43。

19 同上，頁 43 與 53。

20 曾佩婷：〈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1990 - 2010）〉（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12 年），頁 74。下載自〈嶺南大學〉，2023 年 12 月 6 日。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28/。

潘國靈〈母與女〉以遊忽十八歲那一年為故事敘述時間的框架，其間不停穿插八歲、十歲及十五歲時的回憶，填充遊忽自從被母親陳薰灌溉扭曲的「見鬼」教育，最後患上妄想型精神分裂病的經過及原因。²¹ 文中閃回的年份不斷移動，如第二章「血脈相連」是閃回至八歲「看血」的經歷，到第三章「殺雞記」閃回至十歲殺雞的經驗，再到第四章「漫長的子宮期」閃回至十五歲「見鬼」的經驗的幾個閃回敘事。可見非線性敘述帶來的敘述者不可靠性，也使得有關鬼神真實性的問題浮出水面。

敘述者的不可靠性亦可見於文章後半部頻繁的敘述干預，前後的不一致與矛盾亦不斷在攻擊母親口中的鬼神的真實性。例如「說起來，到底陳薰母親，應算是神還是鬼呢？同樣是燒香，與神的食糧無異」²²、「如果那天茅山居士那個一字天機——血——只是戲言，遊忽的一生可真白白被糟蹋了」、「而她今趟竟然懷疑起母親來——母親的記憶來——她所說的婆婆的猝然死亡，會不會，只是虛構？而更甚是。虛構與真實；與她何干？她腦中的婆婆，從來就只是一隻鬼，一個靈位，一個鑲嵌在祖先靈位前的一張大頭相，一個會向媽媽現身召喚而從來不會騷擾自己的影子」²³，以

21 同上，頁 41。

22 潘國靈：〈母與女〉，《病忘書》（香港：指南針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頁 40。

23 同上，頁 47。

及第三章「殺雞記」中明明在遊忽十歲時，陳薰稱她們吃了轉世作雞的陳三妹，而其後陳薰仍能時常與母親在夢裏相見。正正反映了敘述的前後矛盾性，亦提醒了我們敘述者的不可信、陳薰的迷信與精神錯亂。亦為最後揭曉「陰陽眼」實為妄想症留下線索。

可見精神病人的敘述，不可靠的特性與生俱來。而在敘事時序結構方面，重複閃回情節所造成的矛盾，更強調了這種特質，從跳躍而閃爍的敘事結構，不但展示病人精神的紊亂，還表現出都市人不穩定的情緒，及心理上無根的浮態。²⁴加上敘述干預，我們可以得知血與鬼之說實不可信，多為陳薰在妄想症與過份迷失下出現的幻覺。此為「痛理」的妄想症，亦揭示了女兒遊忽在母親日覆一日的扭曲意識貫輸下，終同樣出現妄想症，更誤殺其母。文章結尾寫到「我擦擦眼睛，雙眼圓睜，只見母親的頸項被打折了，一把菜刀歪歪斜斜的掛在脖子上」²⁵，可見遊忽在妄想症下，出現幻覺，更誤殺其母。在清醒後，發現婆婆的魂魄變成一張硬照，公雞的頭卻變成了母親的舌頭，可見幻覺下釀成悲劇，鬼神之說實屬荒誕，而所謂「以血沐眼，可通鬼域」與「血能去除污

24 曾佩婷：〈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1990 - 2010）〉（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12年），頁41。下載自〈嶺南大學〉，2023年12月6日。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28/。

25 潘國靈：〈母與女〉，《病忘書》（香港：指南針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53。

穢」更是無稽之談。故文章帶出封建迷信使人（遊忽）迷失，更令人「病」的「整體性」。

結語

總括而言，書寫疾病的目的，主要為把民族的病根挖出來，從而「引起療救的注意」，以「治療」整個中國社會的病態。²⁶ 潘國靈的《病忘書》正是寫個體與社會的病，〈母與女〉寫出封建迷信與傳統陋習的「病理」與母女的「倫理」問題。潘國靈亦表示「正如你看城市或是其他的事物，你總是能夠看到另一層疊影。我曾經把它形容為作家的「陰陽眼」，在可見之物上，會看出另一重魅影或幽靈的想像」²⁷，他作為作家要以一對「陰陽眼」看透城市之病，並呈現出來。再者，〈母與女〉寫於 2001 年，而潘國靈作後九七作家，其筆下的《傷城記》與《我城 05》，同樣有關注疾病書寫及反映後九七香港的情況。文中，如鬼神與顏色的符號或可解作中西、母國與殖民之意，或可涉及後殖民主義。另外，精神疾病書寫亦涉及精神分析，可見〈母與女〉之多樣性，並不局限於從現實主義角度看香港之病。最後，潘國靈的〈母

26 曾佩婷：〈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1990 - 2010）〉（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12 年），頁 14。下載自〈嶺南大學〉，2023 年 12 月 6 日。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28/。

27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上）——關於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及其他（訪談）〉，《城市文藝》，總第 87 期，頁 67。

與女〉反映社會之病，可謂十分成功，讓人們更能了解時下香港之「病」的「整體性」。

引用書目

王德威：〈城市的物理、病理與倫理——香港小說的世紀因緣〉，《香港文學》，總第 271 期（2007 年 7 月號）。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灣：聯經評論，1988 年）。

凌逾：〈與潘國靈對談錄（上）——關於長篇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及其他（訪談）〉，《城市文藝》，總第 87 期，頁 67。

曾佩婷：〈香港短篇小說的精神疾病書寫（1990 - 2010）〉（碩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2012 年），頁 14。
下載自〈嶺南大學〉，2023 年 12 月 6 日。網址：https://commons.ln.edu.hk/chi_etd/28/。

潘國靈、葛亮：〈小說的彼岸——潘國靈、葛亮對談錄〉，《香港作家（1998）》，2010 年第 2 期。

潘國靈：〈母與女〉，《病忘書》（香港：指南針出版有限公司，2001 年），頁 53。

第二十一期《瞳仁》

出版資料

《瞳仁》編委成員 | 個人介紹

總編輯：莫詩穎 | 執筆繪夢，勾勒萬紫千紅。

副總編輯：梁宸甄 | 文字是一面鏡子，用書寫窺探內心。

編輯：高嘉欣 | 世界破破爛爛，文字縫縫補補。

編輯：黃安燊 | 相信文字是有溫度的。

編輯：朱潔珊 | 書籍是人類思想的寶庫。

編輯：鍾敏莉 | 與字擊掌，寫下你的理想。

編輯：梁景曜 | 煉辭得奇句，煉意得餘味。

投稿同學：

孫睿宏、溫芷怡、鄭慧儀、劉瑾卓、賴文龍、盧梓俊、
王子健、周紫柔、陳詩婷、徐嫚瑩、許琮少、曾宇慧、
黃芯悅、蔡浩明、歐紫桐、戴穆霖、譚諾滔

特別鳴謝：陳倖嫚老師

出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出版日期：二零二四年五月

電郵：tongren.bucie@gmail.com

感謝所有支持《瞳仁》出版的朋友！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LLEGE OF 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EDUCATION